虎豹醫院

陳天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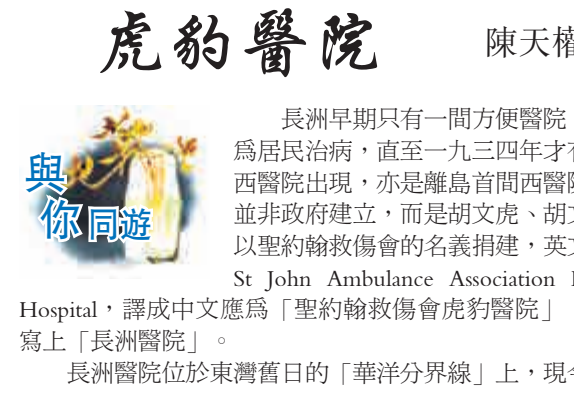
與你同遊

長洲早期只有一間方便醫院，以中醫爲居民治病，直至一九三四年才有第一間西醫院出現，亦是離島首間西醫院。該院並非政府建立，而是胡文虎、胡文豹昆仲以聖約翰救傷會的名義捐建，英文全名爲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Haw Par Hospital，譯成中文應爲「聖約翰救傷會虎豹醫院」，但正門寫上「長洲醫院」。

長洲醫院位於東灣舊日的「華洋分界線」上，現今在廚房門外仍保留一塊方尖形界石，那是港府在一九一九年豎立的十五塊界石之一，以分隔長洲山頂區（高尚住宅區）和華人居住區。戰後《長洲（居所）條例》取消，這些界石無人理會，部分已不知所終。

醫院主樓三層高，每層均有遊廊，具西式建築風格，亦摻入一些中式元素。正門採用月洞門設計，類似港島虎豹別墅地下客廳大門。醫院大堂放置胡文虎雕像，下有長洲街坊所刻的碑誌：「吾洲孤懸海外，居民逾萬，夙無完備醫院，病者苦之。今幸虎標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先生慨捐巨款建立醫院一座，值茲院宇落成，共羨規模之宏偉，將見貧病沾惠，同歌恩澤之高深。爰誌數言，藉資崇拜。」可見當地居民對胡氏建立這間設備完善的醫院心懷感恩。

戰後聖約翰救傷會將長洲醫院交由港府管理，一九七四年增建門診部大樓，服務有所提升。相比之下，方便醫院設施落後，終在一九八八年停止運作，結束在長洲的歷史任務。



逾八十年歷史的長洲醫院

鹿

鏡屋

張泠

以前住中部小城愛荷華時，夏天晚飯後去附近林間散步，總會遇見三五成群的鹿，扶老攜幼地，在樹林裏漫步或覓食。見了人也不逃，瞪着圓圓亮亮的眼睛看着你，那無辜與純眞，瞬間就令人感覺到什麼是「柔情似水」。所以我總是很愛鹿，不捨得驚擾牠們。有時聽說高速公路上鹿過馬路被撞亡命，有時路過一攤血肉模糊，總覺得心疼。是人在牠們本可以自由穿行的山間、荒原或林中硬開出高速公路，而牠們仍在無知無覺地穿行，看見極速馳來的瞪着兩隻怪眼的鋼鐵怪物常常駭得呆立原地動彈不得……有時鹿繁衍過盛，爲了保持生態平衡，秋季當地政府會組織獵人去打鹿，將肉分給居民。雖然《紅樓夢》裏「琉璃世界白雪紅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一回裏，湘雲與寶玉烤鹿肉場景想像起來非常美好，我卻始終沒有興趣嘗試。

如今已九十歲的作家聶華苓在愛荷華住了快半個世紀，她和已故先生、詩人保羅・安格爾的「安寓」在山上林邊，冬天常要餵從林中出來覓食的鹿。近年她腿腳不便，冬天路滑，這「餵鹿」的儀式也不得不終止了。想起有一次在美國公共電台聽到的故事：某小鎮居民發現後院站着三隻痴痴呆呆的鹿，走近一看，原來牠們吃樹下發酵的蘋果吃醉了。眼神朦朧，四肢笨拙。怕狗來騷擾，他集結了鄰居，想把鹿趕回樹林。鹿很惶恐，踉踉蹌蹌。街上加入的人越來越多，變成一群人趕着三隻醉鹿遊街……

不須對月自三人

李英豪

閒性閒情

無獨有偶，筆者喜歡的四位晚清畫家中，除了趙之謙外，其餘三位彼此之間皆屬知交好友。虛谷上人到上海時，曾寓居任頤（任伯年）和吳昌碩（缶廬）住所，興味相投，互爲欣賞與敬佩。任頤曾替虛谷繪肖像，爲虛谷畫扇題字。一八九六年，任頤死於肺疾，享年僅五十六歲。虛谷痛哭失聲，作輓聯「筆無常法，別出新機」哀悼，摯友情深。

吳昌碩三十多歲時，始以作篆籀筆法繪畫，苦無師承；後來向任頤求教。任頤看出他除了篆刻和書法外，落筆用墨挺拔渾厚，不同凡響，不斷鼓勵他多作畫，開拓一己風格。此後，二人亦師亦友，互相交流，成爲至交。筆者認識一些資深的字畫收藏家，皆不約而同，特別喜歡蒐藏這三位大師的代表作。

任頤素以人物畫名於世，被視爲「一代人物畫巨擘」；其實他的花鳥畫同樣生動傳神，富生活氣息與雅趣，多變不竭。他能夠摻用勾勒、潑墨、闊筆、細筆等技法，渾灑自如；尤其是飛鳥，極盡其態，得其神韻。像**附圖**，就是任頤團扇畫花鳥和竹，設色和諧，逸興遄飛，生意盎然，靜穆適意；不但可見他日常敏銳的觀察力，與花鳥草木爲伍，更能共通其生活情趣。

外省人與人情味

紅塵記事

慕秋

許多年前，有一次去五金店，尋找想要的東西，有位男店員問，你是外省人？我點點頭，聽他得意地跟收銀女人說：「一看就知她是個上海人。」多莫名其妙啊！我都沒開口，他就知我是哪裏人了。

有一年租旁邊屋苑的車位時，業主突然問：「你們是外省人吧？」我先生立即答：「唔係！」我有些內疚，好像我連累了先生似的。

上周末走進一家飾品店，發現這家的頭飾、胸針等挺有看頭，小店老闆是位中年男子，坐在那裏製作飾品，他主動問我有沒有喜歡的類型？我答看看再說吧！他又問，聽口音你是外省人，上海人嗎？我說是外省人，但不是上海人。我問他你是哪裏人？他說是廣東祖籍，香港出世。

老闆接着說：「我去過南京和上海，很喜歡南京，在那裏感覺挺舒服的，南京人好，南京人眞有人情味啊！上海商業味濃了點，和香港差不多。」

我去南京與上海的次數不多，對於人情味等難有明晰評價，但對於在香港一再被人問「外省人」始終不習慣，覺得這句話缺少人情味。我去過大江南北許多地方，除在汕頭被人嘲笑，說我先生「娶個北方女人生個北方孩」外，任何地方，都無人提出外省人問題。

廣東人對所有外省人是一視同仁地「見外」，他們內心似有種優越感，視外省人爲異族，言語間帶出歧視。小店老闆喜歡南京濃濃的人情味，首先，是當地人沒將他當作外省人，與他在同一層面相處，其次，是因爲南京人有較好的文化修養。

影后林嘉欣

耶生

林嘉欣憑電影《百日告別》，奪得台灣金馬獎影后寶座。

擁有甜美外貌的林嘉欣，有時讓人忘記，她是一個擅長用內心牽動情緒的出色演員；而《百日告別》這套電影，發揮了她的長處。電影講述同一場車禍的兩個故事：失去未婚夫的心敏（林嘉欣飾）與失去妻子和兒子的育偉（石頭飾），在喪葬儀式的百日之間，如何面對喪親之痛。這裏只說心敏的部分：心敏由於是未婚妻，未過門，所有喪葬儀式都與她無關，被男家當成是外人。因此，她爲自己計劃好，先完成跟未婚夫的度蜜月，吃過每一間麵店，打下分數，晚上用棉被造一個未婚夫出來一起進睡。旅程完結之後，就尋死，返回丈夫身邊，完成在人間的責任。然而，她死不掉……

其實，沒多少人有忽然失去至親的經驗，走進電影院，就靠專業演員給我答案，而林嘉欣成功讓我走進了她的情緒，尤其是演繹心敏自殺的一幕，由把安眠藥倒出來壓碎，再鋪在煎魚體內，坐在桌前，把煎魚切開，放進口中，那種淡然，那種理所當然，那種對死亡的無所謂——對，是無所謂，不是呼天搶地，而是死也好，生也好，一切都無所謂；接着死不了，醒過來，又無所謂的抹去嘔吐漬，繼續空殼的生活……

在這一幕之前，覺得她有力問鼎影后；看完這幕，就有影后捨她其誰的感覺了。

風陵夜話

上官雲珠的美麗與不幸（下）

陳煒舜

一九四一年，姚克和費穆創建天風劇社，編寫了歷史劇《清宮怨》。此劇吸引了許多著名演員參與，上官在劇中只飾演一個宮女，卻吸引了姚克的注意。兩人不久相戀結婚，誕下一女姚姚。

然而，當上官到華北巡迴演出時，留在上海的姚克卻出軌了，對象是一位富家千金。得悉此事後，上官隨即與姚克離婚。情場失意之際，上官擔綱主演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麗人行》、《烏鴉與麻雀》等，聲名鵲起。正如其子韋然所說：「母親文化程度並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強，有創造力。」上官憑着天賦把這些影片中形象、性格各異的角色詮釋得活靈活現，不僅使作品成爲經典，也使自己的地位得到確立。

一九五一年，上官與蘭心大戲院經理程述堯結縭，生子韋然。一年後，因「三反五反」運動被迫離婚：原來程被人誣告貪污，卻想大事化小，拿出八百美元和兩個戒指退賕，反而「罪證確鑿」。其後，上官與演員賀路結合，不僅遭到親屬反對，其組織也以「生活問題」爲由作出處分，五年內不許拍片上銀幕。此時，上官與其他文藝界人士數次獲得毛澤東接見，因此幸免於扣上「右派」帽子。然而，江青一直懷疑上官與毛有私。「文革」開始